

「摩羯」登陸海南：驚恐之後，如何打破氣候災害的循環？

颱風登陸的那一刻，「摩羯」的威力真正具象化了，它從地圖上緩慢移動的小紅點，成了很多人眼前的緊迫威脅。



2024年9月10日，中國海南省海口，颱風「摩羯」登陸當地，人們試圖穿過一條佈滿倒下樹枝的道路。攝：Xu Ersheng/VCG via Getty Images

今年9月6日16時20分，颱風「摩羯」從海南省文昌市翁田鎮沿海地區登陸（17級以上，62米/秒），後保持「超強颱風級」的強度，向西偏北一路移經海口等市縣。「摩羯」是今年登陸中國的最強颱風，也是繼2014年「威馬遜」之後登陸中國的最強颱風。短時間內，全省數百萬人員受災，直接經濟損失超六百億。至8日11時，「摩羯」在越南境內衰弱為「熱帶低壓」，海南得以完全脫離它的影響。

《央視新聞》等媒體於9月7日轉述了海南省應急指揮部的信息：截至當日，海南因災死亡4人，受傷95人。此後，《新華社》等媒體轉而每日跟進越南因災傷亡的具體數據，海南的最新情況一直未見同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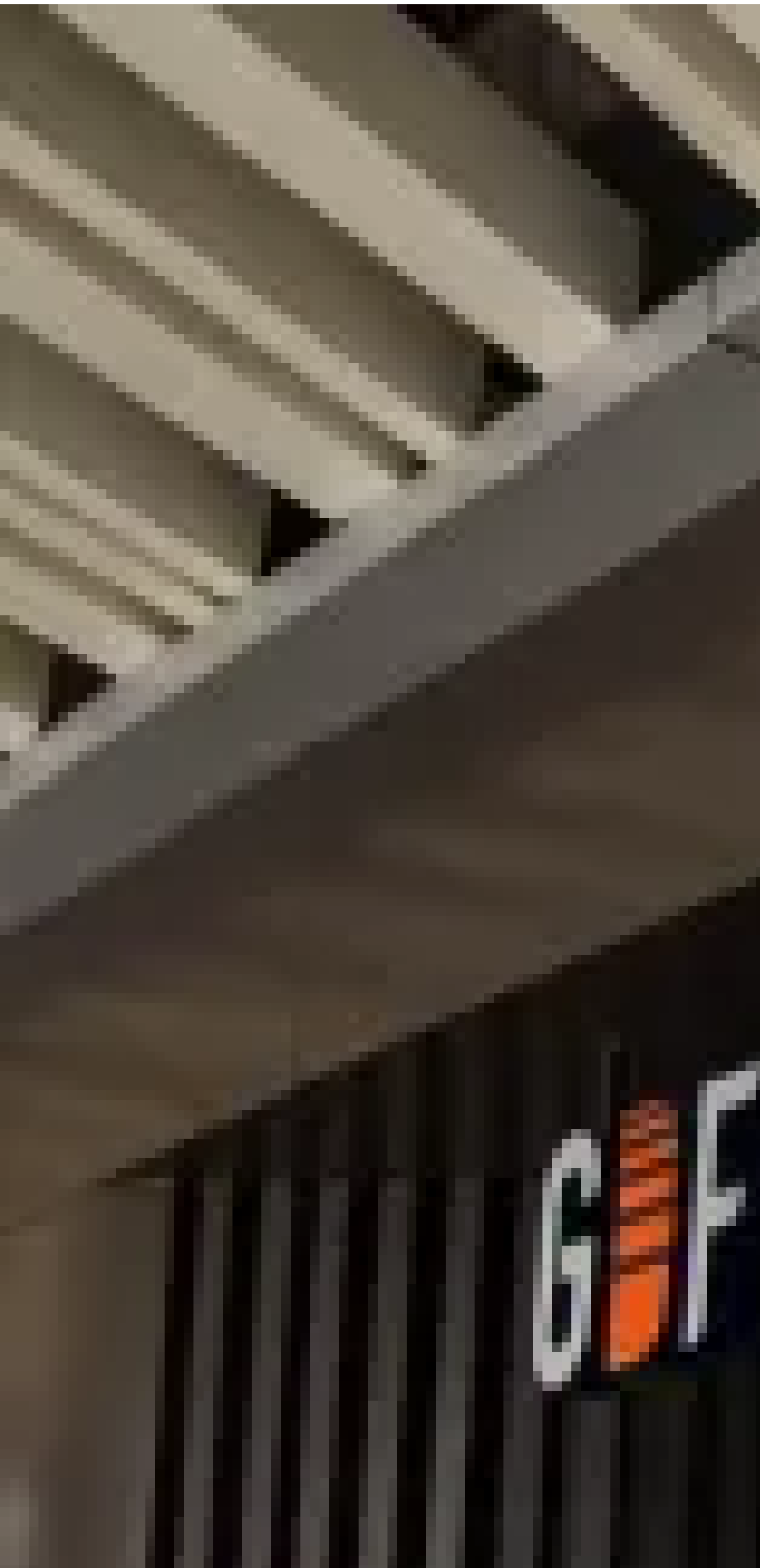
如同以往大多數天災發生後一樣，對災後救援、重建的正面宣傳佔據了聲音主流。

中共海南省新聞發言人蔣建軍稱：「在黨中央、國務院的堅強領導下，全省眾志成城，取得了有效抵禦超強颱風災害的階段性勝利」。根據新聞發佈會：9月8日，海口市民電與燃氣的恢復數量均有提高，基本恢復供水的小區數量佔到了95.5%，主城區道路已全部恢復通行。

但在官方敘事之外，許多人依然承受著颱風的連環作用：

資源最緊缺的學生，被強制留在水電、食物尚未恢復供應的校園；住在鄉下的人，面臨著家園的傾倒、和親人的失聯；養殖業和種植業者損失慘重，與之相關的產業鏈亦受牽連。

颱風給他們帶來了何樣的遭遇？他們是怎樣渡過這之後的一週，又將怎樣克服颱風的長遠影響？海南島和海南人面對的，完全只是天災嗎？如果全球氣候變化導致的自然災害將不可避免，面對越來越具有威脅性的颱風，政府、社會、公眾是否還有打破「驚慌、救援和重建」循環的可能？



2024年9月5日，中國海南省海口市，颱風「摩羯」登陸當地，工人將稅店門口鋪上地毯並設置路障。攝：Leo Yunfei/China News Service/VCG via Getty Images

颱風到來一刻

狂風此時有了形狀：他拼命地跑，但速度越跑起來，一會就被吹得往左偏，一會就往右偏，保安就站在他身上，遙遙望去，好像那只是一面旗子。他試著抱住一棵樹作為支撐，風一吹，臉就撞暈，就跪倒了。

小區裏此起彼伏響起「下雨啦」的聲音時，張博飛正和四鄰一樣，站在空曠陽台隔著玻璃往外望。聽到臥室傳來「嘩啦」的一聲——窗戶把手固定器承受不住壓力，彈了出去。在壓強差的作用下，整個窗戶朝著風的方向猛擺。

他急忙跑過去，探出胳膊，嘗試拽住把手把窗戶往回拉。出於安全考慮，新建設的小區大多給能外開的窗戶安裝了防護欄，張博飛家在海口市中心，物業交付時房子就已經是裝修好了的。

此時，這排欄杆成了最大的阻礙。張博飛跪在臥室的飄窗臺上，身子傾斜，換著姿勢把手伸出防護欄外。終於，把手掌夾得通紅、手背刮出傷口後，他拉住了把手，把窗戶扯了回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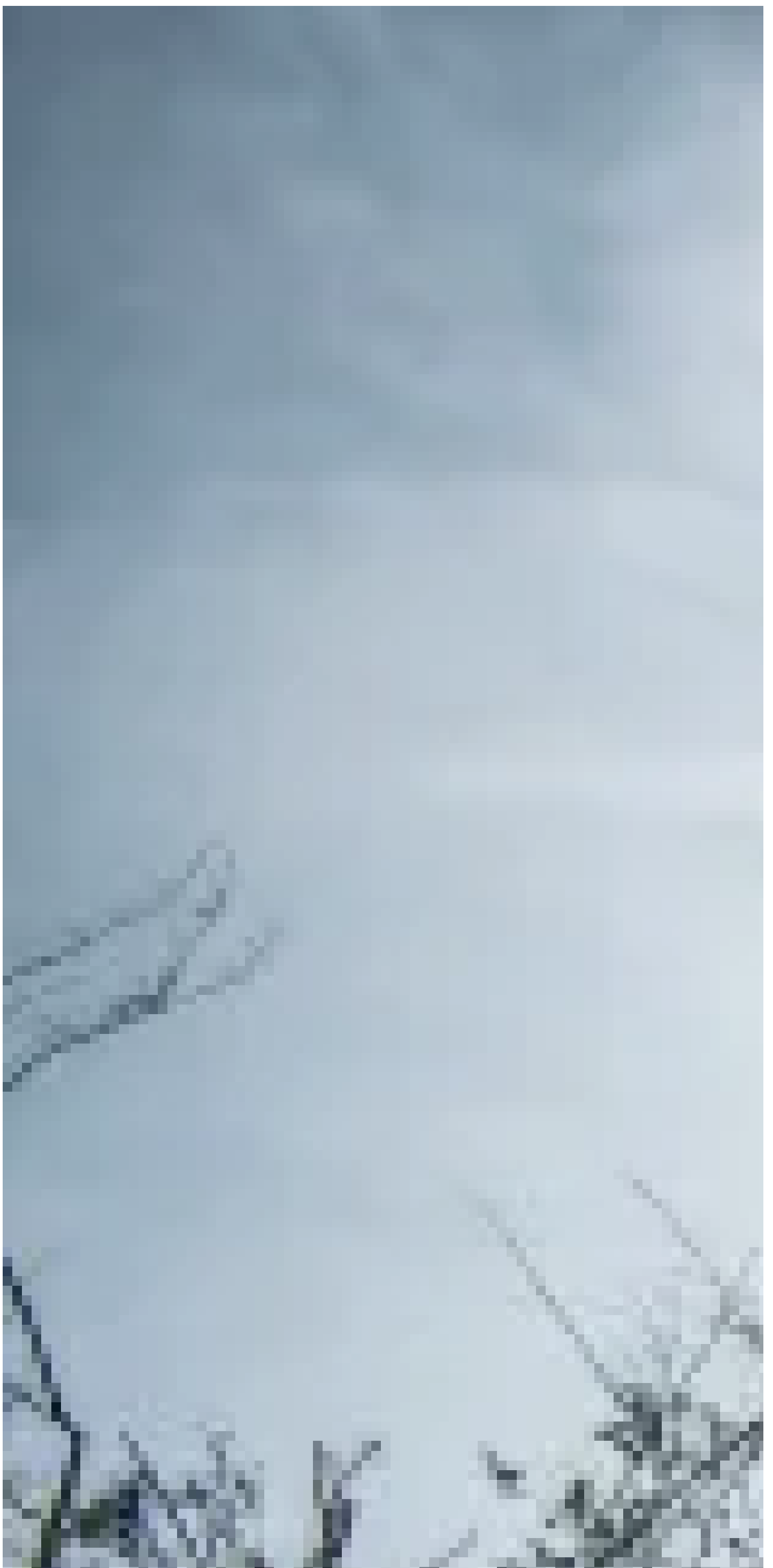
沒了固定器，窗戶只能合在窗框上，稍稍懈力就會露出一點縫隙。張博飛一只手拽住把手，另一隻手拿著手機打給物業。而就在此時，客廳的窗戶也傳來了相似的聲響。

是裂開了，還是吹走了，張博飛不得而知。緊急時刻，他沒有太多選擇的餘地，只能在心中迅速評估臥室與客廳中的物品價值，接著留在原地。

半個小時後，住在一層的物業人員趕到，拿著鋼絲纏了把手幾圈，重新固定好了窗戶。張博飛終於不用再保持著雙腿跪坐、拽住把手的姿勢，他甩甩痠痛的胳膊，用碘伏給手背關節處的擦傷消了毒，又接著檢查了窗戶欄杆，發現上面沒有破損，不會導致玻璃傷風，稍微放心了一些。

外面的世界，還沒有任何好轉的跡象。張博飛重新站到窗戶旁，一條繩子正巧從他的眼前晃了過去。再然後，小區保安亭的屋頂也被吹飛了。保安站在屋子旁邊發愣，想往前走，卻又停住腳。





2024年9月10日，中國海南省文昌，工人們正在維修被颱風損壞的電力設施。攝：Meng Zhongde/VCG via Getty Images

保安亭更像是保安在這個小區的半個家。那是鐵皮搭的，裏面有電腦、空調，也有他的一小部分家當。颱風來臨的這天，是他當班——物業怕地庫里的車被淹。

張博飛認識這名保安，他約莫六十多歲，身高不到一米七，退休後來的這裏。張博飛對他的印象很好，之前有次，張博飛的電動車找不著了，保安半點沒推諉，熱情地帶他去查了監控。

而現在，這名熱心的保安正僵在原地。他渾身濕透，一直盯著鐵皮房，不知過了多久猛地清醒過來，才開始往小區跑。狂風此時有了形狀：他拼命地跑，但速度快不起來，一會被吹得往左偏，一會又往右偏，保安服貼在他身上，遙遙望去，好像那只是一面旗子。他試著抱住一棵樹作為支撐，風一吹，腳沒站穩，就跪倒了。

這一刻，「摩羯」的威力真正具象化了，它從預警地圖上緩慢移動的小紅點，落實為了很多人面臨著的威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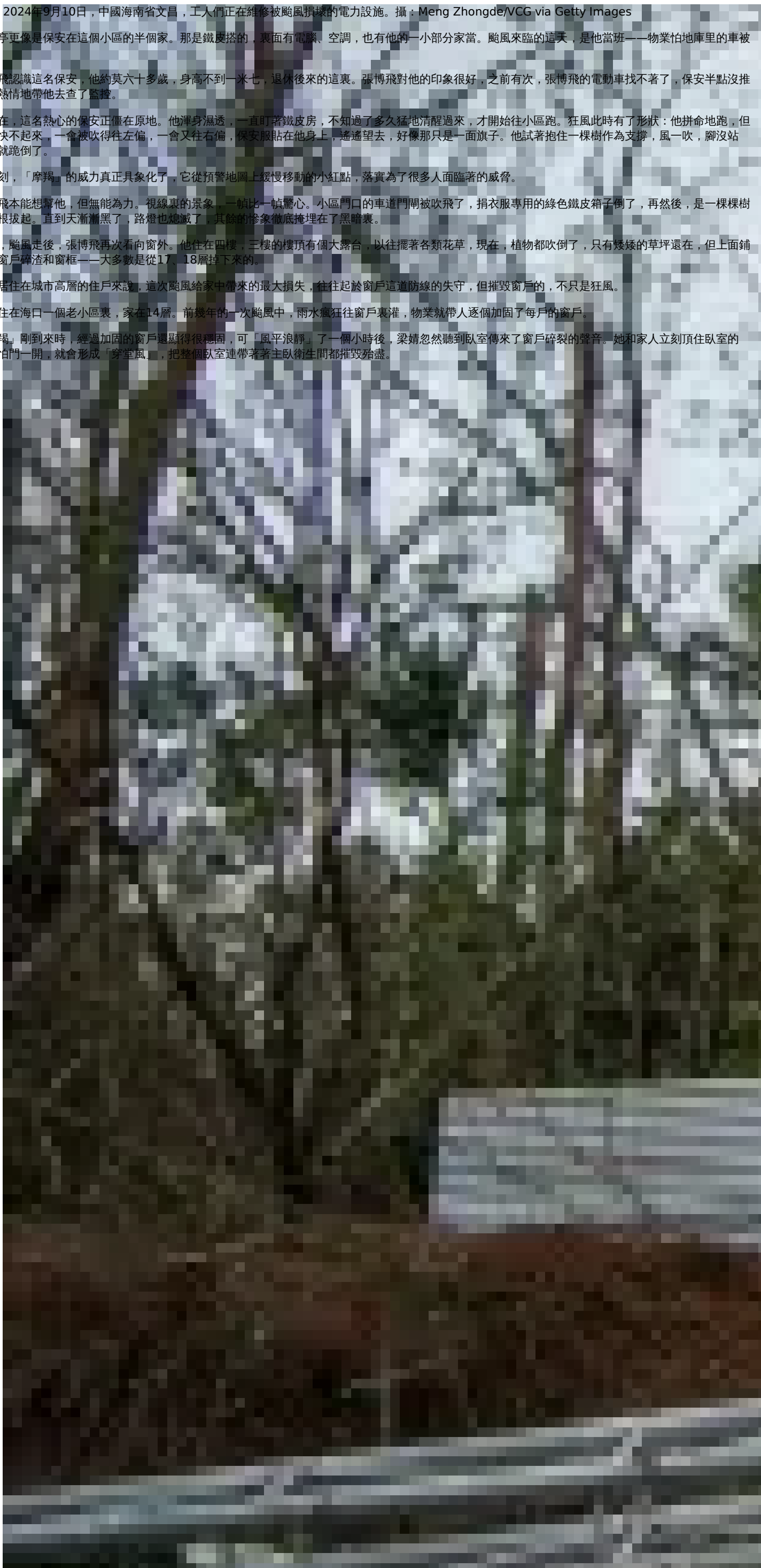
張博飛本想幫他，但無能為力。視線裏的景象，一幀比一幀驚心。小區門口的車道門閘被吹飛了，捐衣服專用的綠色鐵皮箱子倒了，再然後，是一棵棵樹被連根拔起。直到天漸漸黑了，路燈也熄滅了，其餘的慘象徹底掩埋在了黑暗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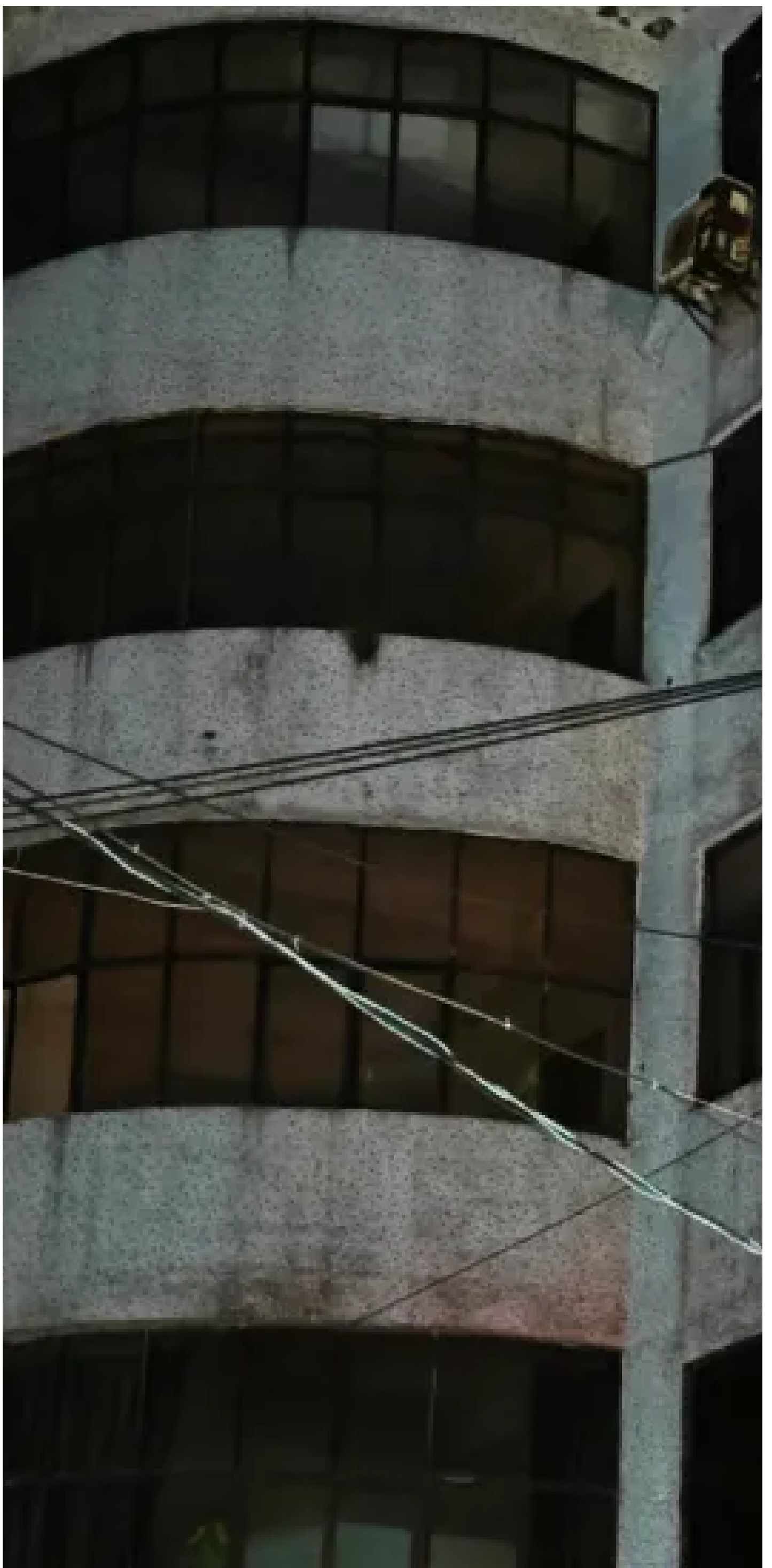
隔天，颱風走後，張博飛再次看向窗外。他住在四樓，三樓的樓頂有個大露台，以往擺著各類花草，現在，植物都吹倒了，只有矮矮的草坪還在，但上面鋪滿了窗戶碎渣和窗框——大多數是從17、18層掉下來的。

對於居住在城市高層的住戶來說，這次颱風給家中帶來的最大損失，往往起於窗戶這道防線的失守，但摧毀窗戶的，不只是狂風。

梁婧住在海口一個老小區裏，家在14層。前幾年的一次颱風中，雨水瘋狂往窗戶裏灌，物業就帶人逐個加固了每戶的窗戶。

「摩羯」剛到來時，經過加固的窗戶還顯得很穩固，可「風平浪靜」了一個小時後，梁婧忽然聽到臥室傳來了窗戶碎裂的聲音。她和家人立刻頂住臥室的門，怕門一開，就會形成「穿堂風」，把整個臥室連帶著主臥衛生間都摧毀殆盡。





2024年9月8日，中國海南省海口，颱風「摩羯」登陸當地，一名工人正在維修電線桿上的電纜。攝：Feature China/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

屋子很快停了電，在黑暗中，每當她們覺得風力變小，可以稍微安心的時候，整棟樓又會猛地一震。孩子被嚇得尖叫，梁婧急著去安撫，也沒辦法多想臥室的情況了。

度過「恐怖」一夜，隔天清理屋子時，梁婧發現，臥室的窗戶並不像是被風吹開，它顯然是被重物砸碎的。

一位30歲左右的男子向記者透露消息：他家的陽台沒有「封窗」，客廳的窗子輕易就吹裂了，家裏的物件因此一個個地往下掉。而這些傢具在颱風中，儼然成為了一個個「高空墜物」。包括梁婧在內，「高空墜物」導致窗戶破裂的至少有八戶。

在颱風「摩羯」登陸的第二天，記者採訪了多位受災者。

王雨崢是海南經濟學院大一的學生，她家在大陸某南方省份，對颱風不陌生，但面對此次的最強秋颱風「摩羯」，她們能做的預防工作，也只是把行李箱綁在一起，堵在門前。

大陸高校老校區的宿舍大多建設已久、少有修繕，稍稍用力推拉，宿舍木板門就會晃動。「摩羯」面前，它更是打鼓一樣，激烈地撞在行李箱上。行李箱的那一邊，是努力頂著的學生。可危險不止於此。

在中國南方省份，每個學生宿舍的衛生間都大多建在陽台處。颱風天時，如廁就成了不得不忍耐的難題：海南大學的某位學生從衛生間出來，走到陽台，剛想進入臥室，就感覺閃電劈在了旁邊。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，她的室友甚至聞到了燒焦味。

各個大學的住宿條件有所不同，但每間狹小的宿舍都至少會擠著四個本科生。除了床上的那點空間，她們找不到別的避難所。

王雨崢的室友裏有兩人是北方人，對颱風災害沒什麼概念，早早就躺下了。王雨崢不敢鬆心，她縮在床上，留著窗戶和門，又經歷了停電與信號的消失，終於在凌晨風力減弱後慢慢進睡。

失聯：發不出聲的重災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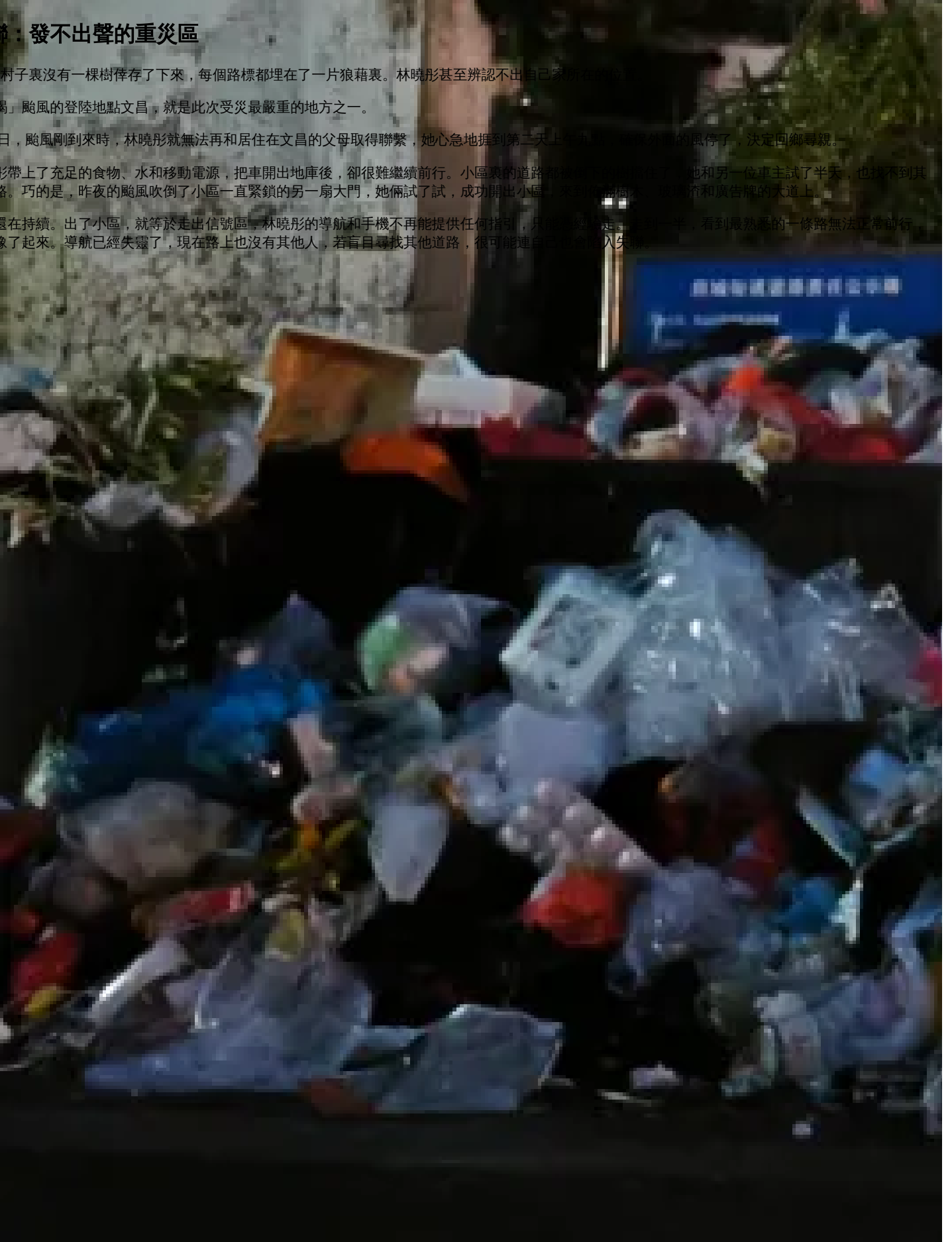
村子裏沒有一棵樹倖存了下來，每個路標都埋在了一片狼藉裏。林曉彤甚至辨認不出自己家所在的方向。

「摩羯」颱風的登陸地點文昌，就是此次受災最嚴重的地方之一。

9月6日，颱風剛到來時，林曉彤就無法再和居住在文昌的父母取得聯繫，她心急地捱到第二天上午九點，發現外面的風停了，決定回鄉尋親。

林曉彤帶上了充足的食物、水和移動電源，把車開出地庫後，卻很難繼續前行。小區裏的道路都被樹木和瓦礫堵住了，她和另一位車主試了半天，也找不到其他出路。巧的是，昨夜的颱風吹倒了小區一直緊鎖的另一扇大門，她倆試了試，成功開出小區，來到路滿樹木、路標和廣告牌的大道上。

障礙還在持續。出了小區，就等於走出信號區，林曉彤的導航和手機不再能提供任何指引，只能憑經驗走。走了一半，看到最熟悉的一條路无法正常前行，她猶豫了起來。導航已經失靈了，現在路上也沒有其他人，若盲目尋找其他道路，很可能連自己也會陷入失聯。





2024年9月16日，中國海南省文昌，工人正在清除掉落的樹。攝：Meng Zhongde/VCG via Getty Images

只能原路返回。到家後，林曉彤搜索路徑，同時一遍遍地撥打電話、發送短信，依然未收到回覆。等到下午三點半，她待不住了，再次準備好了物資，驅車趕往文昌。

路上的人比上午多了，大概都是前去確認親人安全的。這一次，林曉彤成功抵達了父母家所在的村子。

剛到的時候，她簡直沒有認出來。通往村口大門的那條路已經被坍塌的樹木完全堵住，站在那裏好像身處叢林，一眼看不到通向哪裏。林曉彤把車停靠一邊，抱著物資步行過去。即使這樣，能走的路也不多，腳下的每一步都要留意，這一秒越過了樹枝，下一秒就可能被碎渣割到。

越往裏走，越覺觸目驚心。村子裏沒有一棵樹倖存了下來，每個路標都埋在了一片狼藉裏。林曉彤甚至辨認不出自己家所在的位置。她攔住一個村民，找到了家裏。相見的那刻，先開口的是平時不輕易表露感情的父親，他說：我就知道你會來。

林曉彤感覺有什麼東西湧了上來，心終於能踏實了。那大概是一種劫後餘生的慶幸，她在父親眼裏看到同樣的感情在流動。

在村民的敘述中，文昌昨夜的狀況慢慢被拼湊了出來：風一來，水和電就停了，也再收不到外界的信號，熬過黑夜，才清晰看到了損失。林曉彤的父親在院子中種了花草、果樹，現在這裏連花盆的渣都看不見，「回到原始社會的狀態。」

她去村里的那天，許多人的神態還是恍惚的。村里年輕人大多外出打拼，政府的救援力量也很難優先顧及這裏，不提重建，只清理掉這些路障，都會費一番功夫，當地不少民眾，包括林曉彤的父親都加入了清障隊伍。



2024年9月10日，中國海南省文昌，工人正在清除掉落的樹。攝：Meng Zhongde/VCG via Getty Images

消失於官方敘述的「4.5%」

颱風過境兩天後，9月8日，海南省應急指揮部在新聞發佈會上稱，當前已「全面轉入災後恢復重建階段」，並在電力、供水、交通的恢復上取得進展。其中，基本恢復供水的小區數量佔到了95.5%，主城區道路已全部恢復通行。

但對於剛從颱風的恫嚇中緩和過來的民眾而言，這些光鮮的數據，好像並不能真切地落到實處。

張博飛做行政工作，颱風剛結束，他的屋子還來不及清理完，即被要求復工，統計受損、受災情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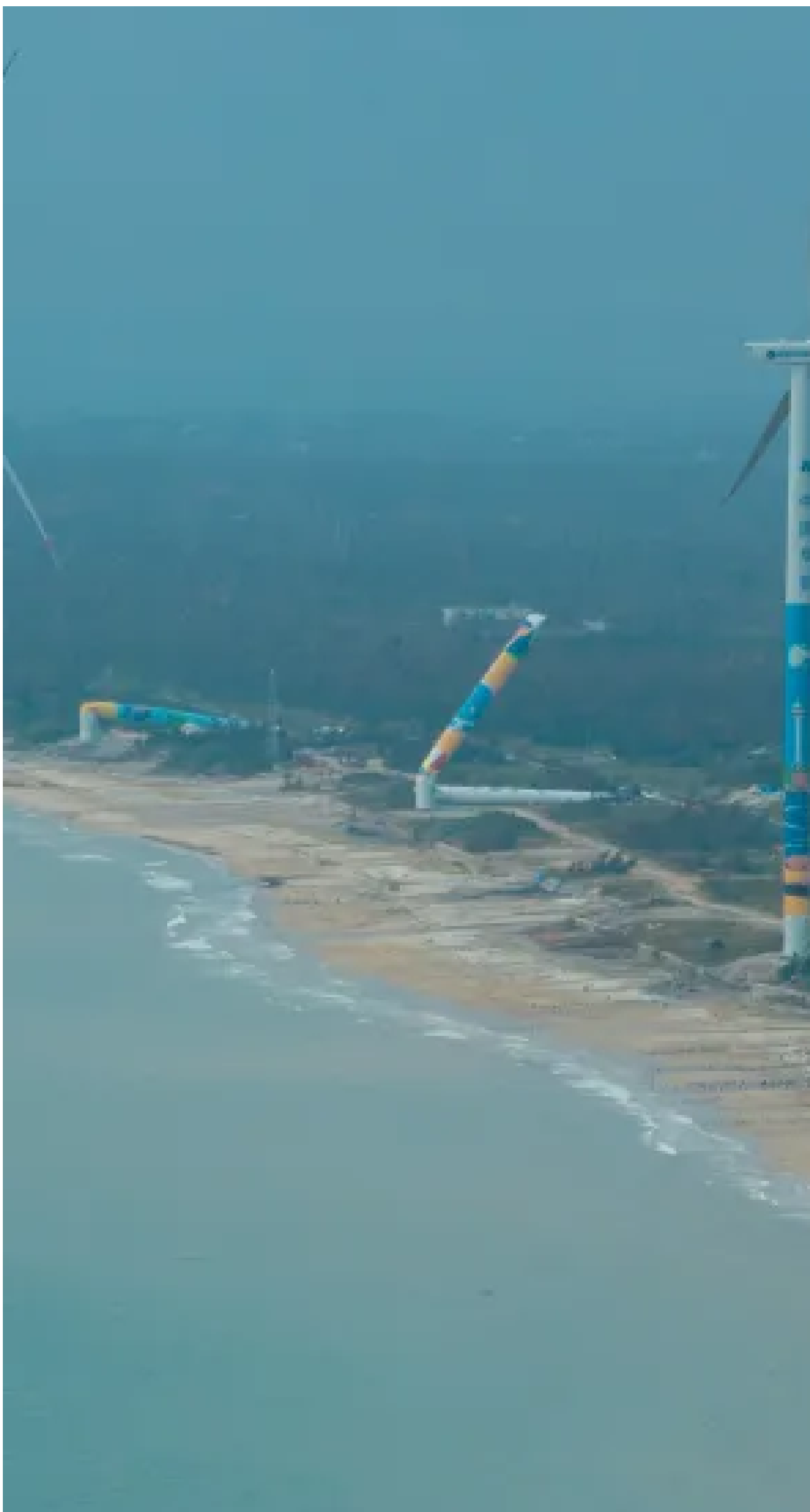
海口市中心的道路上橫互著被颱風刮倒的樹枝與樹幹。他打不到車，只能騎著電動車，一邊害怕一邊前行，遇到小的樹枝，就輾過去，大一些的樹幹，則下車去搬。實在繞不過的就只能換條路。

路上的人很多，張博飛猜想，大概是由於停電，大家都跑出來去商場蹭空調與電源了。此時，交通規則已經不再適用。沒人會管車道和紅綠燈的指示，哪裏有路就往哪走。自行車、電動車、的士混在一起，大家只互相看一眼，就接著前行。

正常時期二十分鐘的路程，就這樣拉長到了五十分鐘。「這簡直給我的心理帶來了不可磨滅的陰影。」張博飛打趣。

同樣在海口的張萍萍忍不住發了個帖子，問：到底誰在那已經恢復的95.5%中。一行人留下評論：我不是。接著分享了各自所在區域停水停電的具體天數。電力的匱乏，直接導致了另一個問題：手機失去了效力，充電寶的價格10倍起跳。

在當下大陸，大多數場合下，以微信、支付寶為載體的電子支付成為了唯一的付款方式。很多人家裏找不出一張紙幣，商店也很少會備有零錢。當一家商店有發電機、可以給手機充電的消息傳出，人們會蜂擁而至，一個插線板連著一個插線板，期待著手機滿電，也期待找回正常的生活。



2024年9月10日，中國海南省文昌，颱風「摩羯」登陸當地，沿岸的風力發電渦輪機受到嚴重破壞。攝：Luo Yunfei/China News Service/VCG via Getty Images

現實與數據的落差，在高校裏，得到了擴大。

9月8日，經過兩天的斷聯之後，海口經濟學院的學生們終於能收到手機信號了，但電力仍未恢復。

海南全境屬於海洋性熱帶季風氣候，即使在9月，每日的最高溫度都保持在30攝氏度以上，沒有電，就意味著沒有空調，也不能洗熱水澡。在這樣的情況下，學校依然要求學生們留在學校，不能提前回家。

王雨崢說：「感覺我身上的油都能炒菜了。」她和室友計劃找家賓館，它們自帶發電機，可以讓人好好洗個澡，再安穩睡一覺。剛走出學校，她們就意識到，這個樸素的想法如今並不好實現：想打車，沒人接單；路邊攔了輛的士，報價300。

這個報價在當時已經足夠「良心」。不是每家賓館都恢復了信號，王雨崢沒法挨個打電話確認是否能提供沐浴和空調，只能由司機拉著，一家店一家店地找。最終，她們只找到了一家沐浴館。

進店時，前面已經排起長隊，王雨崢等了七八個小時，依然沒等到加錢以在這裏留宿的機會。直到9月10日，才終於找到了一家賓館，平時200元一間的雙床房，現在漲到了600元。四個女孩子兩兩一組擠在兩張單人床上，度過了颱風後最踏實的一晚。

除了炎熱，學生們要忍耐的還有飢餓。海口經濟學院的一位學生表示，直至9月8日，學校的食堂都還未開放，超市裏的物資也早就搶光了。學生們忍不住，徒步走上高速；平時拉貨的敞篷板車此時也打開了貨門，上面擠著幾個學生，牢握車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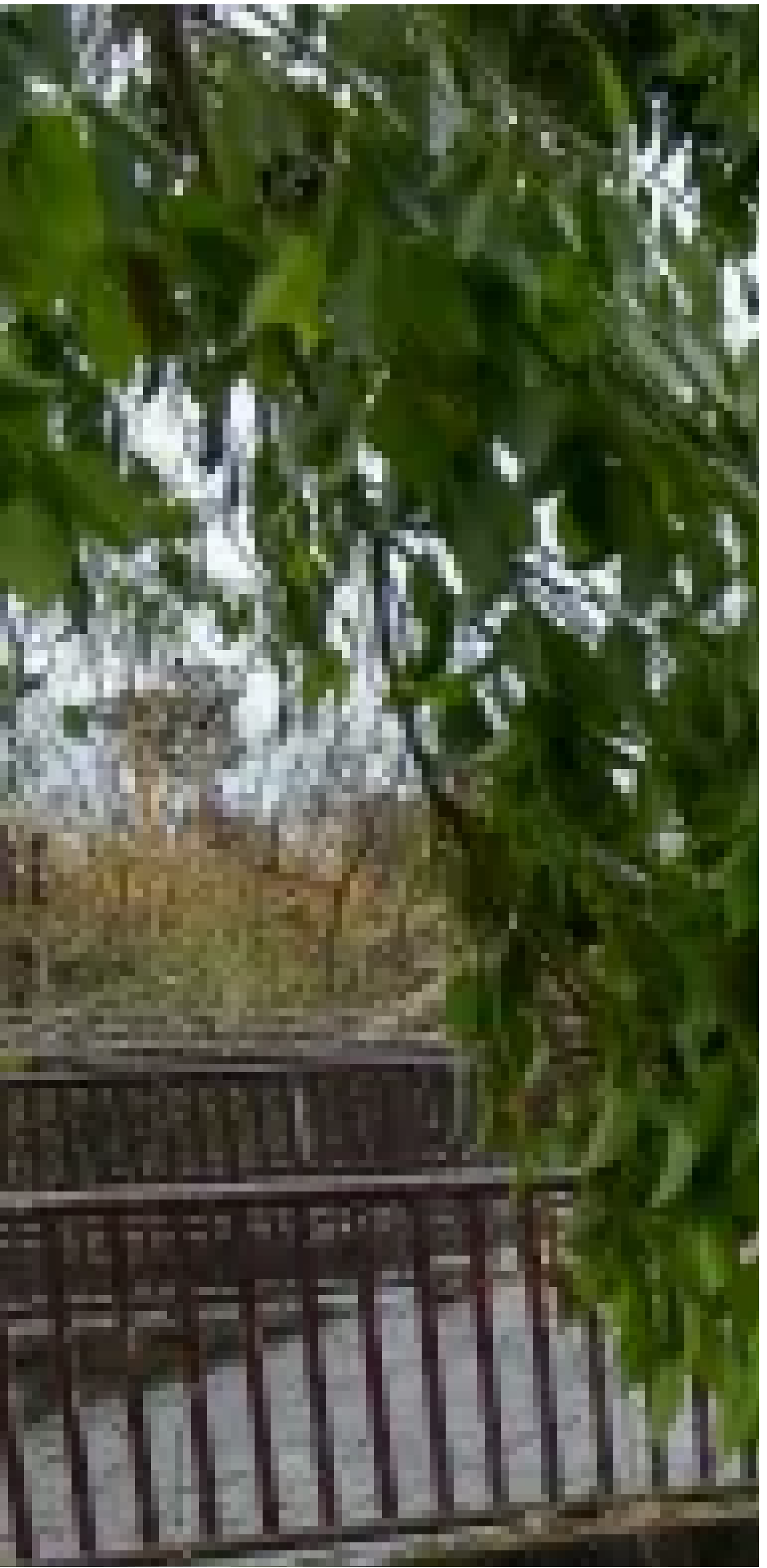
這些現實似乎未被管理層看到。海南省教育廳副廳長陳振華在9月8日的新聞發佈會上表態：「力爭9月9日全省各市縣復課比例達到80%以上」。位於海口的海南大學和海南師範大學，就在這個名單裏。

海口大學的一位學生稱，颱風來臨前囤的水只勉強能刷牙洗臉，每天上課時都是「臭的」，「很崩潰」，某次上課時，還能聞到周圍同學身上味道。

任課老師同樣無精打采。信號、水電的恢復並非全城同步，但學校卻未有掌握各個老師的具體情況，一位老師家裏信號剛恢復，就收到復課消息，頂著感冒匆忙來到學校。

海南師範大學的一位學生透露，之所以能復課，是因為，領導來檢查時，學校短暫恢復了水電。網絡上流傳的一張照片印證了她的說法：大學校園內，四個領導模樣的人合力扛起了倒在校園裏的樹木，旁邊有兩個人對著他們拍照。

這一幕被一些同學拍下來發布到了網上，而幾位受訪者透露，發表此類「負面言論」的人都收到了「提醒」。



難以彌補的是生活和生存

起初，婆婆一句話也不說，只緊皺著眉頭，坐在椅子上，用手扶著腰。梁婧追問起來，才慢慢開口：「太可怕了。像是洪水洗刷了一整棟房子一樣。」

「摩羯」過境後，海南各地的直接經濟損失陸續被公佈了出來，共超過800億。其中，僅文昌就有327億，將近它去年一整年的GDP總值（379.86億）。而颱風帶來的長期經濟損失卻很難統計清楚。

往年的九月，對田佳園而言，是一年中最好的時期。此時，電子元件的市場需求會明顯增多，工廠的訂單不會斷。但今年，一些基礎設施幾乎完全癱瘓了。工廠的生產基地設在偏遠鄉鎮，附近還處於斷水斷電中，人力同樣難以供應上。

客戶催單，他們只能挨個解釋，會儘快復工，但據他估算，最早也要10天才能恢復產能。按目前的訂單量，損失大概超過50萬。

對於種植業和養殖業者，一場颱風，吹走的是他們一年甚至多年的期待。

王建國在萬寧一帶承包了20畝地，用來種檳榔。在檳榔最大生產地——海南，許多人都賴它為生。檳榔樹至少要五年長成、結果，這批樹是在十年前「威馬遜」颱風結束時種下的，今年剛好是出果時。「摩羯」吹倒了90%的樹，而他們幾年的心血，也都隨著幾萬斤果實一起被打落。

文昌雞行業協會會長林鵬表示：「摩羯」過後，約有1320萬隻文昌雞死亡，經濟損失達2億元。這些文昌雞，每年會被大量輸送至海南、廣東等地，當地的特色名菜，多是以此為主料。能想見的是，由文昌雞衍生的產業鏈條，也會遭受不小的打擊。

亟待重建的，還有生活本身。

梁婧在海口工作數年，經過政策的變化和疫情的反覆，終於在去年，回到老家文昌建了房子，奶白色的外牆，屋頂是一排排灰色瓦片，只有兩層，卻也裝了個電梯。

這似乎是許多中國人的傳統，無論在何處打拼，都要攢夠錢在老家蓋一棟房，不單是留給子孫，也是告訴自己，「走到哪都有一個家」。

而現在，這個家的大門鎖已經被吹壞了，水從二層一路流到一層，價值十萬的電梯和家中的其他家電都沒逃過去。最觸目驚心的是牆壁，被混著爛葉子的泥土糊了一層又一層，不知道怎麼才能完全清理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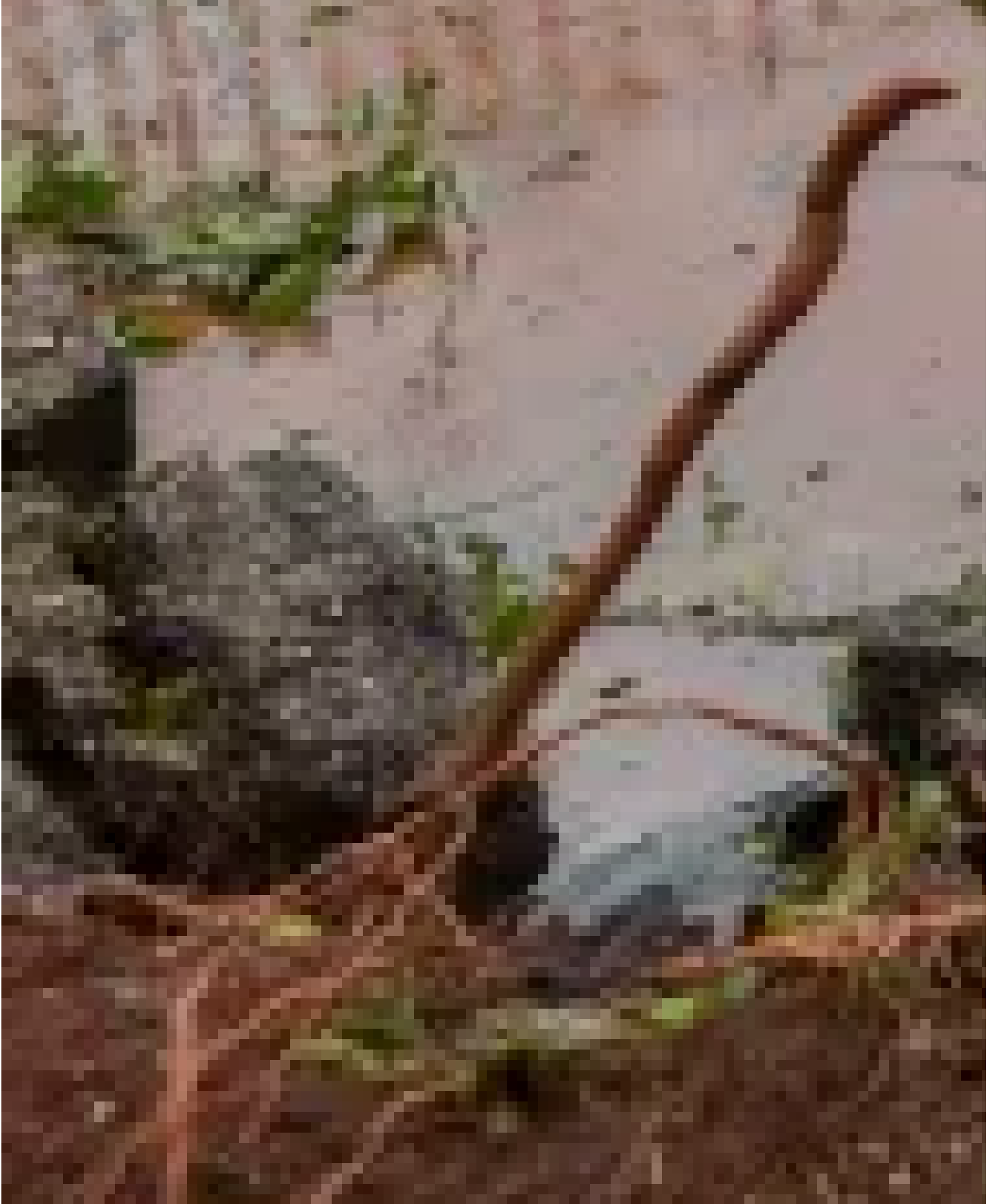
梁婧的婆婆公公今年六十多歲，退休前做文職工作，這個房子也是她們計劃養老的家。颱風減弱後，梁婧要工作，抽不開身，婆婆一大早就帶著公公去了那裏，到了晚上九點，才回到海口的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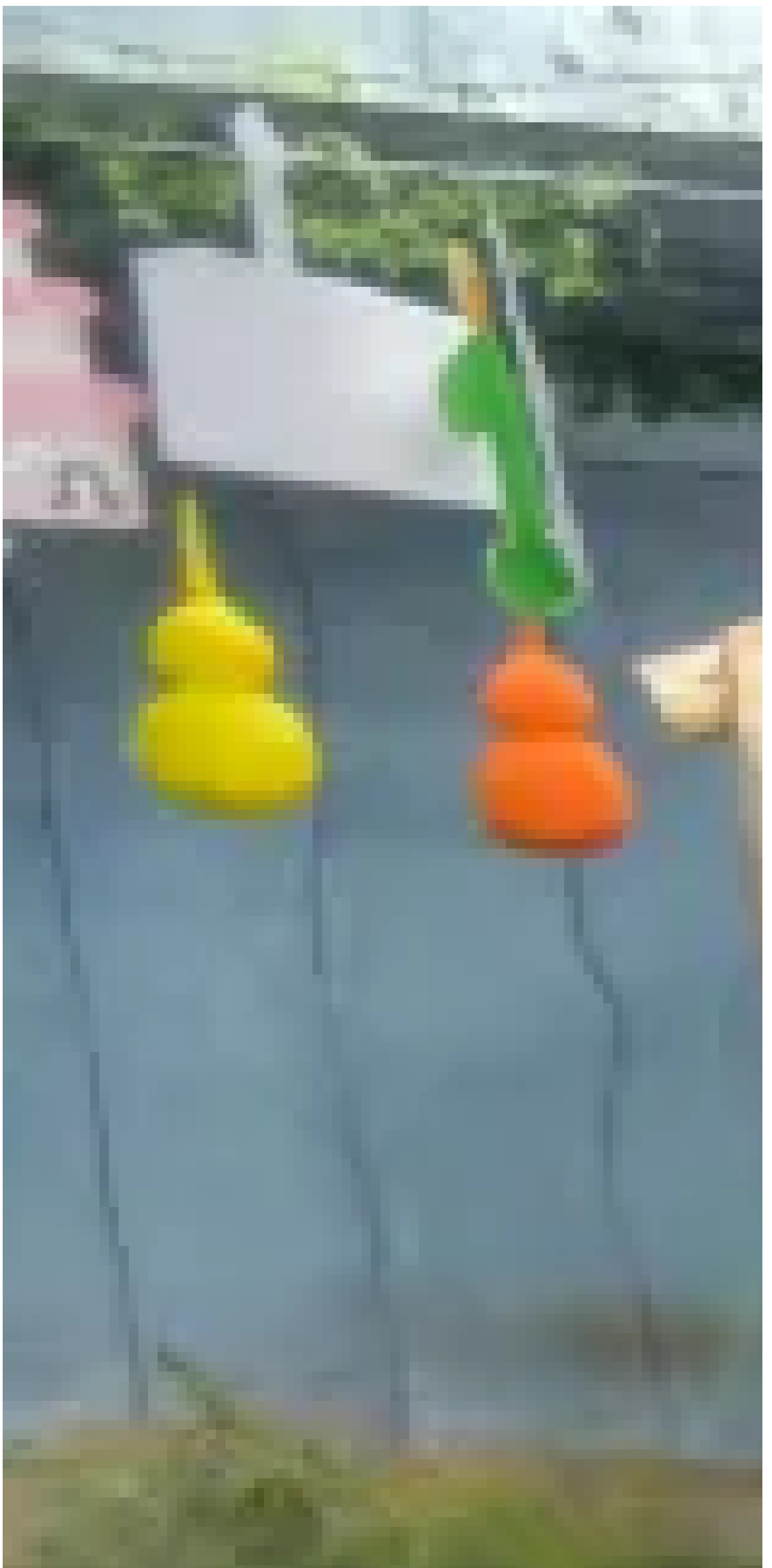
起初，婆婆一句話也不說，只緊皺著眉頭，坐在椅子上，用手扶著腰。梁婧追問起來，才慢慢開口：「太可怕了。像是洪水洗刷了一整棟房子一樣。」

悲傷的來源有很多種，但人在悲痛時的反應都大致相似。梁婧看著婆婆愁雲慘澹、欲哭無淚的樣子，不免心疼，她端來晚飯，婆婆過了好一陣都直不起腰，梁婧想，婆婆應該是打掃了一整天。

相比之下，公公要「堅強」得多，他安慰道：我們好歹是在城裏工作，你看隔壁鄰居，那些務農的人，這次颱風一來他們就相當於直接失業了，我們已經算是好的，只需要清理清理房子。

末了，他補充：「大自然災害，你是避免不了的。」





天災面前，「他們」還需要做什麼？

距離颱風登陸，已經一週了。海南正在重建，電力和供水也陸續得到了恢復。各社交媒體上的發帖，從抱怨轉為了誇讚。有人發出中國人民解放軍在道路上清理樹木的畫面：幾個年齡至多二十歲的年輕人，拿著鋸子手動鋸木，胳膊上佈滿了大大小小被蟲子咬出的紅痕和植物碎屑。

質疑「為何不給他們充足防護和道具」的帖子很快被罵了下去，一同被淹沒的還有仍在抱怨沒有來水來電的人。許多人說：這次海南政府做得非常好，多次進行預警，提前轉移了四十多萬人，災後的救援和重建工作也很及時。

但也有人試著提出一些建議。比如：短信預警，真的已經足夠了嗎？

海南曾在2014年遭遇「威馬遜」颱風，損失慘重，此後數年，各級別的颱風亦多次到訪。但關於颱風的演練，卻很少跟進。如何抵禦颱風，也未形成群體性的共識，只能依賴每一次的個人經驗。

某位從北方省份到海南讀書的學生說：「摩羯」來臨前，學校只是發了消息，沒提醒囤積食物和水，也沒提供加固宿舍的任何物資。她從沒經歷過颱風，以為只是持續不久的狂風與暴雨，「摩羯」走後，食堂始終未開，她只能靠泡麵充饑。

張博飛家裏的窗戶如今仍是被物業給的那根鐵絲固定住。事後回想，他仍不知道颱風前加固窗戶的正確方式：

颱風到來前，張博飛在抖音上刷到了很多博主的科普視頻，有的說，在窗戶上貼「米」字能抵禦更久，也有的說，貼上反而事倍功半。一些人相信專家說的，窗戶用鋁合金的會好一點，但這次被吹落的窗戶裏，很大一部分用的都是鋁合金邊框。

有人把影響歸咎於海南的房地產開發，「在颱風頻發的地方，樓越蓋越高，海景房也越來越多，這真的合理嗎。」

另一位受訪者則表示，物業或許可以做得更好一點，比如，發揮好「網格員」的作用。

「網格化管理」是大陸地區實施社會治理的形式之一：將社區分為網格，每個網格部署一名網格員與其他人員，蒐集信息、執行政策。疫情期間，網格員被用於監控居民健康狀況，也因此備受爭議，人們認為這樣的管理方式過度侵犯了居民的個人隱私。

他說：如果這次颱風也能收集每戶的需求，或許大家的困擾就會少很多。

還有人提議：此次颱風的信號捕捉得很及時，但若能提前將風險係數較高的樹木鋸除，或許電力、交通信號就不會恢復得這樣緩慢。

各個意見交織，雖然本意是為了減少下一次的災情，但在具體操作上，大家無法說服彼此，也找不到更權威、更專業的意見。喧鬧聲中，人們的生活逐漸回到正軌。

海口經濟學院在9月12日終於鬆動了口徑，突然發出放假通知，18日復課。王雨崢當天訂飛機票時，平時六百多的機票一下子漲到了兩千；

張博飛計劃換掉家裏的地毯，被雨水泡過之後，它散發著一股難言的臭味，至於家裏的窗戶，他暫時不打算修理，颱風過後，不管家裏的窗戶有沒有出事，大家都想換個牢固的，價格一定會水漲船高；

王建國打算在兩個月整理好檳榔園，12月時買一批新的種，再等一個五年，等它們結出新的果。

在颱風頻發的海南，誰都說不好下一次到來的颱風會有多大，也沒人知道，如果「自然災害無法避免」，面對氣候變化對現實的劇烈重塑，未來該如何更好地應對。

「加里」對本文亦有貢獻

文中受訪者均為化名

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，未經[端傳媒編輯部](#)授權，請勿轉載或複製，否則即為侵權。

☺

